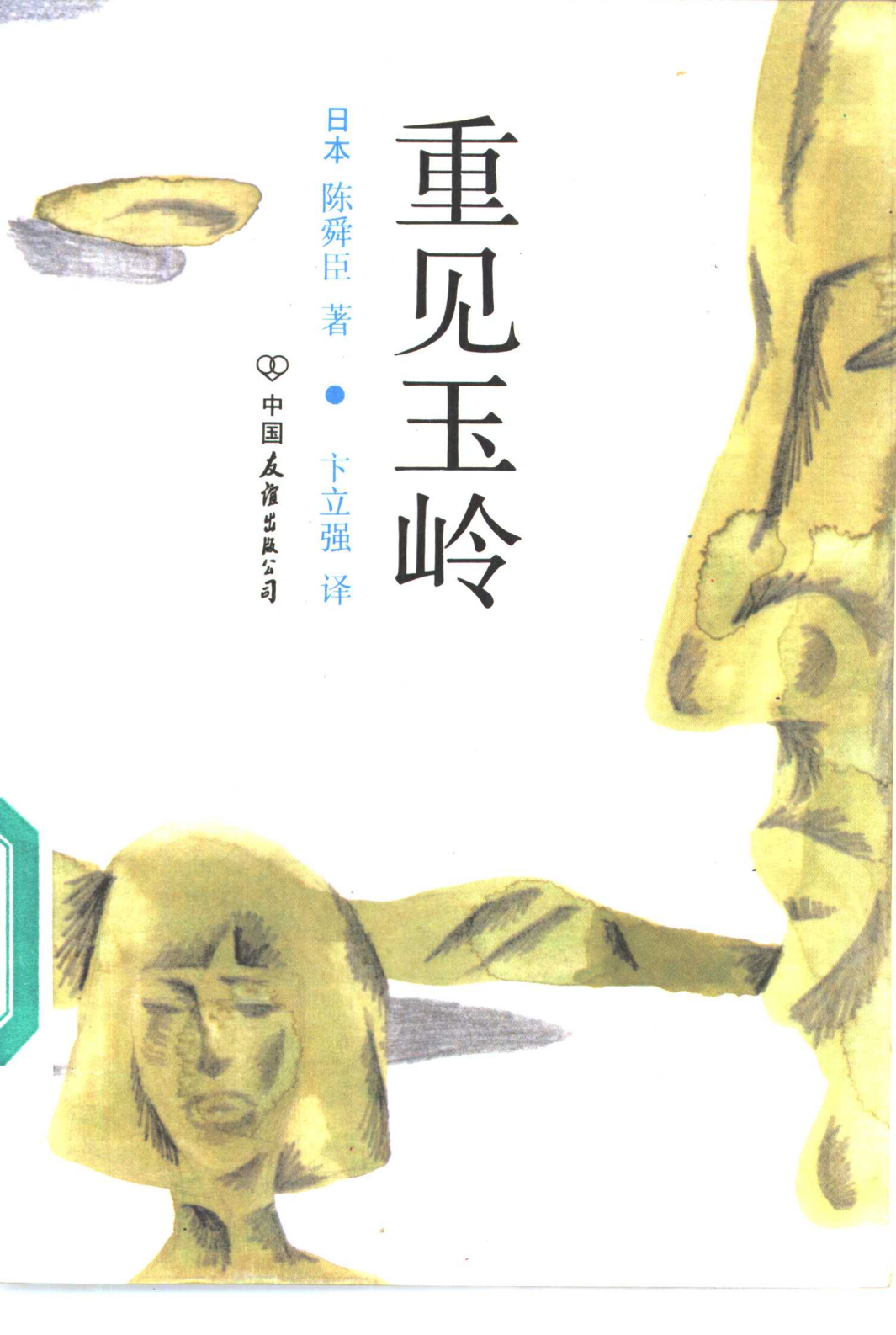


重见玉岭

日本 陈舜臣 著

● 卞立强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重见玉岭

——记重见玉岭——



重见玉岭

日本 陈舜臣 著 · 卞立强 译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一九八五 · 北京

重见玉岭

日本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5 $\frac{1}{8}$ · 106,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31-203 书号: 10309·109 定价: 1.20元



年轻的翻译扶着他那灰色的眼镜框，问道：

“入江先生，您为什么要求上玉岭这样的地方去呀？”

“我想再看一下那儿的摩崖佛。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在那里做过非常详细的调查。”入江章介回答说。

“据我们了解，玉岭的佛像在我国是属于第三流、第四流的。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它。您为什么非要去看它不可呢？”翻译的日语说得很慢，段落分明，看来他主要是想让对方理解自己的意思。

“那儿的佛像，不是象云岗或龙门的石像那样由当时的统治者利用权力和财力建造的，是由没有任何背景靠山的民众辛辛苦苦刻在岩石上的。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再看一次。我是这么想的。”入江这么回答说。他感到不仅是自己的语调已经不知不觉地配合翻译的日语语调，就连提出所谓没有任何背景靠山的民众之类的理由，也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

翻译把入江的话转译给旁边的一位中年的官员。入江懂中国话，他知道翻译译的十分准确。

桌子上放着入江提出的要求访问的地方的日程表。官员频频地点头，然后拿起一支红铅笔，在“玉岭”两个字上

划了一个圆圈。

这表明已得到了批准。

日程表上约半数的地名，由于情况不便而被删掉了。当时正是红卫兵大串联的期间，看来存在着许多问题。现在入江他们的视察团，原来就是预定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来的，后来改变为坐飞机。

玉岭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或优美的风景，而且交通也很不方便；摩崖佛的刻工也很稚拙，基本上是出于外行人之手。外国来访的客人，恐怕谁也不会去这种地方。入江原来预想官员一看这个日程表，一定会大笔一挥就把它删掉。

得到批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入江看着那个红圆圈，内心里开始动摇起来。去玉岭必须要有思想准备。他从未想过会得到批准，他还没有作这种准备。

翻译又用手扶着眼镜框说道：

“集体参观还有两天，以后将根据各自的专业，分头参观大家所希望去的地方。从这里去玉岭，恐怕需要半天多时间，得要有人陪着先生一块儿去，说不定这个人不会日语，这一点还希望先生能予以谅解。因为先生的中国话已经相当好了。”

“可以，没关系。”入江回答说。

这个访华视察团由日本S县的八名大学教授组成，入江章介是其中的一名成员。他的专业是东洋美术史。他在战争期间曾在中国待过两年。

“还有两天就要……”入江在回房间的途中，低声地这



么说。

去玉岭说不定会在他的胸中勾引起某种感情。他必须要抑制这种感情。

他伸开手脚，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我已经五十岁了。难道在我的身上还残留着这种火热的感情吗？”他好似一半在质问自己。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他的心中始终难以消失。

两天的上海市内参观，完全是老一套。领去的地方，看来也是外国客人常去的。他感到已经习惯于那一套接待了。

凡是有红卫兵的地方，到处都充满着热烈的气氛。政治学的教授们想掌握中国动荡时期的政治形势，忙得眼睛里都挂满了血丝。不过，入江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

唯有一件事占据了入江的脑子。那就是去玉岭。无论是上工厂参观，领去看革命博物馆，或者是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他都精神溜号，心不在焉。

第二天的晚上，那位青年翻译带了一个男人来到旅馆，向入江介绍说：

“这位是周扶景先生。周先生恰好明天也去玉岭。”

周扶景和入江差不多的年纪，长得又黑又瘦，看起来是一个很精干的人。

“请多关照！”周扶景这么说着，微微地点了点头。

他毫无表情，再也没说什么，肯定是个不爱说话、不善交际的人。

这时翻译简单地说了说去玉岭的路程。如果没有翻译说话，这种场面恐怕是很尴尬的。

半天多的汽车旅程，跟这样一个很难接近的人一起，肯



定会感到憋闷的。不过，也许比那些唠唠叨叨、喋喋不休的家伙还要好一些。入江的脑子里闪过了这样的想法。其实同行的人是什么样人，跟去玉岭这件事本身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翻译的话刚一说完，周扶景生硬地说了一声“再见！”就伸出了一只手。

入江慌忙回握了他的手。

他的手心很厚实，而且很有劲。

在门口转身的时候，周扶景的表情好似略微有些变化，只见他的嘴唇微微地歪了一下。

入江摸不清他是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还是微微地笑了笑。

一想到明天就要出发，入江甚至产生一种后悔的心情，悔不该在日程表上填上了玉岭两个字。

“不过，去是一定要去的。对！玉岭在呼唤我一定要去……”入江这么自言自语地说。

二十五年前的玉岭又在入江的脑子里苏醒过来。可是它的轮廓却极其模糊，连山的形状他都记忆不清了。

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玉岭深深地刻在入江心中的东西，并不是那里的风景。

这天夜里，他久久不能入眠。

他做了一个梦。但当他醒来后，梦的内容大部分都忘了。只留下一个印象，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梦，好象有一个手指头插进他身体的深处，他无法抵抗，随着这个手指头摇晃。

唯有一点他记得很清楚，当天初次见面的周扶景进入



了他的梦中。但是周扶景究竟在他的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也可能是毫无意义，不过是偶然露了一下面。

“他好象是来偷看我的梦。”入江心里这么想。

梦的内容虽然忘记了，但梦中肯定是隐藏着他内心里不愿让别人知道的秘密。既然有人跑来偷看，当然不会使他有好感。

他这么一想，就觉得周扶景在临别时微微地歪了歪嘴唇，跟偷看梦的人唇边挂着轻蔑的微笑很相似。

入江第一次听到玉岭的事，是战争期间他在北京的时候。

一个从上海来的中国拓本师，带着在玉岭拓下来的摩崖佛的拓本人到他的研究室里来请求他推断摩崖佛刻制的年代。

入江待在北京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术史。在战争期间，如果不打个什么冠冕堂皇的旗号，连研究学术也是不允许的。

“在美术的领域里研究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为日华亲善贡献一份力量……”入江是唱出了这样的高调，才被派往北京的。

入江虽是个学者的苗子，但他主要的倾向还是追求美，而不是研究学问。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认为佛像美的源泉都是来自古希腊。入江在内心里对这种看法抱有强烈的反感。他准备当和平的时代来临时，就回国去研究民间的佛像。

他感到拓本师带来的五张玉岭摩崖佛像的面部跟日本古代的明器土俑很相似。这一点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雕刻的技术相当拙劣，眼睛只有两点，鼻子是一条竖线，嘴巴不过是一条横线。这显然不是出自熟练的石工之手。

佛身跟佛脸相比，不是过小，就是过长，完全不顾比例和对称。

这里丝毫没有古希腊影响的痕迹。

“这里也有民间的佛像！”入江看到玉岭佛像的拓本，心里这么想，感到十分激动。

“玉岭的摩崖佛只有这些吗？”入江这么问道。

“不！不！多得很，简直数不清。有的大得无法拓下来，有的很小很小。”拓本师回答说。

入江向这位拓本师刨根问底地打听了玉岭的情形，了解到以下的情况：

玉岭东西向排列着五座遍布岩石的山峰，附近的人把它们统称之为“玉岭五峰”。从东边数起，人们用番号分别把这些山峰称作第一峰、第二峰……

第四峰别名“番瓜岩”，峰面上有很多细山巉。其它的山峰好象由巨大的斧子劈成，令人有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远远地望去，就好象在一块竖立的黑板上乱写乱画了些什么。

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除了第四峰外，其它各峰的岩面上都雕刻着许多佛像。从身長二三十公分的小佛像到数十米高的巨像，杂乱无章地排列在一起。那些佛像确实不过是用凿子胡乱雕刻的。最初大概是在一人高的低处雕刻，低处刻满之后，才搭起脚手架，一层一层地慢慢地向高处雕刻。



这些刻像虽说很古，但究竟是什么时代刻的，当地人也不太清楚，据传说是齐代至梁代约一百年间雕刻的。

听了这些谈话，入江就一心想到玉岭去看看。

当时他对一切匀称的东西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敌意。

这可能是一种青春的反抗。

当时战争把一切事物都纳入一种模式。在入江的心中潜藏着一股强烈的欲望，他要破坏与这种模式相似的东西，以及可以联想、制造这种模式和把这种模式公式化的一切东西。

他对古雅而稚拙的东西的向往，大概是这种心理的一种变态。

另外，他忍受不了老是待在一个地方。这可能也是产生于同样的思想根源。

他一直想暂时离开一下北京。这种思想与对玉岭的向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恰巧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入江所属的研究机关当年的预算看来有点盈余。

原因是他的一个同事本来预定要外出作学术调查，因为应征入伍而取消了这个计划。

入江赶快提出了去玉岭的申请。其理由是：如果传说可信的话，玉岭的摩崖佛则是五世纪至六世纪的产物，可能与日本的推古时代*的佛像有关系。

在那个时期，干任何事情都要找点借口或作一些辩解。

* 推古时代为飞鸟时代的别称，指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前半期，即以推古天皇朝前后为中心的时期，一般用于美术史的划分。



2

当时入江刚刚二十五岁，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并不怎么疲累。

到了上海一了解情况，据说玉岭一带的治安不太好。

日本军的守备队在紧挨玉岭五峰的一个名叫瑞店庄的村子里驻扎了一个小队，另外还在附近的几个地方驻扎了少数人。这一带的守备队经常派出约一个分队的联络队到上海来，据说当他们回去时，跟他们一块儿走最为安全。

可是，入江急着要去玉岭。

只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去玉岭，他希望能尽快一点儿去。

据军队的报道部说，最近游击队的活动十分频繁。

二十五年后来这里一了解，大约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玉岭。而当时只有一半的路可以通汽车，必须要在路上住一宿。

听说骑自行车的话，一清早出发，半夜就可以到达。

入江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赶紧弄到一辆自行车，决定把它装在军用卡车上出发。

“可要小心留意啊！从不通车的地方往前走可就危险了。”报道部的人担心地说。



“把命运交给老天吧!”入江回答说。

他对游击队并不觉得怎么可怕。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去打仗的。

“年轻人有这么一股劲头是好的。不过，这种工作也不必非争这么一点时间不可嘛。我看还是稍微等待一些时候好。你看怎么样?”

“可是，不知道联络队什么时候才来呀。”

“这是军事机密，不能明确地说。大概一周之内会来吧。”

“一周?我不能等这么久。”

去玉岭的路程只有四分之一能通卡车。这段路程也是日军的主要补充线，戒备比较森严，一般认为比较安全。

卡车开到通往玉岭的岔路口上，入江从车上取下自行车。开卡车的士兵是个知识分子，据说是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临分手的时候，他提醒入江说：“前面就是那个有名的Sleeping dragon*的地盘，要小心留意!”

听这个士兵说，外国的某个杂志曾经刊载过在这一带活动的游击队长的情况，说他经常到日军的占领地区来侦察，因此不能拍他的照片。

在有关他的介绍中，称他为Sleeping dragon——“卧龙”。游击队员之间都这么称呼他。可能是有点夸张，据说他这个人神出鬼没，胆大无比，而且很有教养，还能说一口很好的英语。

“好，我一定小心注意。”入江这么回答说。不过他心里却在想，卧龙既然这么使人感兴趣，我应当见一见他。

* 英文，卧龙。

在入江的周围，不受框框的限制、令人感兴趣的人，简直太少了。

在长江的南岸——江南地方，这时已经是春天。

到处可以看到一簇簇盛开的桃花，真是一片悠闲的田园景象。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游击队。

这个地区虽然算是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但据说受日军统治的只是点和线。在入江眼前展现的这一片即将插秧的田地，是脱离点与线的“面”。

入江所走的这条狭窄的、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是一条细“线”。它很容易遭到来自“面”的袭击。

一般的自行车有放炮的危险，他设法弄来了一辆不放炮的自行车。这种车子的车轮子上安的不是可以打进空气的车胎，而是很厚实的橡胶带子。带子的中间是实心的，没有空洞，所以不会放炮，但它很硬，没有弹性，骑起来很不舒服。

骑了它走了一段很糟糕的路，入江的屁股颠得痛了起来。

在路旁的一棵柳树下，入江下了自行车。他想休息一会儿，点了一支烟，无意地抬头一看，只见柳树干上贴着一张标语。

标语上写着：“最后胜利不待龟卜！”

意思说，最后的胜利不用卜卦算命，已经一清二楚。这不可能是日本军队或南京的汪精卫政权所提出的口号。

标语左下角上的署名是“第三战区忠义救国军”。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把同日本交战的主要地区划分为九个战区，另外再加上苏鲁战区、冀察战区、豫鲁苏皖



边区三个边境战区，共为十二个战区。这一带是属于以顾祝同将军为司令的第三战区。据说第三战区的司令部是设在福建省的建阳。

忠义救国军虽属第三战区，但它既不是正规军，也不是游击队，勉强可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略称为忠救军，以恐怖活动而使人们感到害怕。

这些情况入江也略有了解，他感到十分紧张。

柳树根下有一丛草，他坐在草上，朝着天空喷出一口烟。

和煦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徐徐的春风把烟吹散开去。

“这样和平的景象，却……”他想到了战争。

他在学生时代曾患过肺病，在征兵体检时列为丙等。但是，由于战局的恶化，仍有可能在当地被征入伍，说不定很快就被赶往铁与血搏斗的战场。——他要尽情地享受现在这样十分宝贵的时刻。

当他把吸完的烟屁股在草丛中熄灭时，突然感到背后有人走近来。

回头一看，五个男人从田间的小道上步入入江身边的大路上走来。

入江象条件反射似的猛地站起来，作出防御的姿势。

走在前面的男人穿着一条宽大的深蓝色的裤子，灰色中式上衣上的纽扣全部解开了。入江一看这男人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才稍微放了心。

“大概是这一带的居民吧。当游击队年纪过大了一点。”他心里这么想。

对方一发现到入江，好象也吃了一惊，不安地转回头

去。后面的几个人比前头的那个人年纪轻，穿着也简陋，一眼看去，好像是跟随在地主身后的佃农。

老人对其中的一个人小声地说了些什么。于是一个穿短袄、剃光头的汉子走到入江的面前说道：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把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他的话带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入江虽然懂中国话，也只能勉强听懂大概的意思。

当时日本军队和汪精卫政权正在进行所谓的“清乡工作”。

清乡——清净乡里，好象是个很好听的词儿。简单地说，就是要在一定的地区内肃清抗日分子，建立安全地带。

因为光靠点与线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此企图也要保住面。

但是，要维持整个占领地区的面，那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指定了某些特定的地区。这样，当然就选中了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

在清乡工作中，要挨户搜查，严格地检查和登记户口，发“良民证”。另外还封锁该地区，使人们不能接触游击地区。身上不带良民证的人，立即逮捕。

入江从口袋中掏出身分证给那汉子看。

“不是这个！要良民证，良民证！”那汉子大声地说。

入江不是中国人，当然不会有什么良民证。大概是那张证明他是研究所研究员的纸片，与对方身上所带的良民证的样子很不一样。

入江感到莫名其妙，把在上海拿到的介绍信，连信封一起递给对方。介绍信是写给驻扎在瑞店庄的守备队长的，



信封上写着三宅少尉阁下。

对方好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显得很为难。看来他不认识字，把从入江手中接过来的信让老人看。

“哦！日本大人……”老人一看这信，马上露出一脸笑容，恭恭敬敬地接过信，交还给入江。然后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良民证，让入江看。

“你好！我，姓刘。”老人用不熟练的日语说：“三宅大人，我的朋友。”

“到瑞店庄还有多远？”入江嫌麻烦，直接用中国话问道。

“您中国话很好。”老人恭维了两句之后，说道：“还相当远。要不要到我家里去休息一会儿？我家就在那儿。今天还有庙会。”

“是吗？……”入江刚才就感到嗓子发干，想喝点茶。他说：“好吧，那就让我去喝点水吧。”

“请、请。您能光临舍下，我很荣幸。……您稍微等一等，我先办一点事。”

老人回头跟后面的人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当地独特的飞快的方言，入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老人指了指柳树。于是后面的人猫着腰，走到柳树下，仔细认真地揭下贴在树干上的标语。

“上面发过话，一旦发现这样的标语，要立即揭下来。”老人解释说。

老人说他的家很近，其实还要走好一段路程。不过跟去玉岭的方向一致，看来不会绕多少路。

老人大概是当地的一个富翁，他家的房子在附近一带的房子中显得最大。房子是一座四合院，灰色的砖墙显得

